



第一卷

古本小說集成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第一輯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 編

錦香亭

〔清〕素庵主人 編

上海古籍出版社

前言

蕭相愷

《錦香亭》凡十六回，題「古吳素庵主人編」、「茂苑種花小史閱」。或以為素庵主人即蘇庵主人，有小說《繡屏緣》、《歸蓮夢》。《繡屏緣》有蘇州一帶方言，確似吳語區人；《錦香亭》題古吳素庵主人，地望倒是差近。蘇庵主人嘗自謂：「余困鷄窗有年，今且為絳帳生涯，旦夕佞佛。」（《繡屏緣》第十一回「附言」）則亦一不得意寒士也。然此蘇庵是否即彼素庵，尚難遽定。

《錦香亭》日本寶曆甲戌《舶載書目》著錄，書似出康熙間。

作者以鍾景期與葛明霞、王碧秋、雷天然的戀愛婚姻為綫索，掇拾唐安史之亂前後史事，鋪排成書。其中鍾景期為虢國夫人留宿事，本前人筆記，與褚人穫《隋唐演義》第八十回的情節更為相似，唯《演義》謂中狀元者乃秦瓊之後秦國楨，留國楨宿者乃達奚盈盈，虢國夫人宅院及小影圖畫，祇是盈盈為秦國楨在玄宗面前掩飾已事的一件物事。秦國楨後來因疏諫玄宗被廢斥，又得起復，與盈盈重逢，奉旨完婚，也頗類鍾景期的遭際。此外，書中安史之亂，張巡、許遠、雷萬春、南霽雲守城拒賊，雷海青罵賊被害等事，新舊《唐書》、《資治通鑑》等也多所載叙，即張巡、許遠殺妾烹僮以食餓卒的情節也有所本。這些，《隋唐演義》第九十三回、第九十四回中也都採取而與之近似，唯《錦香亭》所叙稍詳，《演義》所叙較略；

又前者較為動人，後者則更見凝練；時序的安排次第，後者也更與史相合。從各方面的情況來看，《錦香亭》之出，似在《隋唐演義》之前，褚人穫作《演義》時，曾經看過《錦香亭》，上述的這些情節，也頗受了此書的影響。事實上，《隋唐演義》便是雜採（甚至是抄掇）《隋煬帝艷史》、《隋史遺文》、《征西演義》等書而成，故《演義》題「劍嘯閣齊東野人等原本，長洲後進沒世農夫彙編」，證明了《隋唐演義》成書的這些特點。

《錦香亭》四卷，有歧園藏板和經元堂藏板兩種。歧園藏板本即日本寶曆甲戌《舶載書目》所著錄之刊本，藏大連圖書館，今據以影印。原本缺第二卷，現據北京大學所藏經元堂本補齊。歧園本第四卷末頁有破損，亦以北大本補配。

錦香亭

岐園藏板



錦香亭目錄

卷之一

第一回

鍾景期三場飛兔額

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締鸞盟

第三回

瓊林宴遍寬狀元郎

第四回

金馬門群謹節度使

卷之二

第五回

忤當朝貶官赴蜀

第六回

逢義士贈妻窮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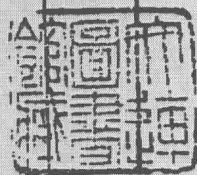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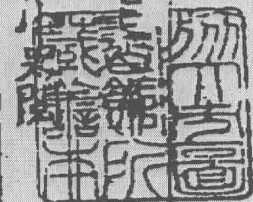
第七回

祿山兒范陽造反

第八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

古吳素庵



卷之三

第九回

嘯虎道給引贈金

第十回

睢陽城烹僮殺妾

第十一回

雷海清擲筆罵賊

第十二回

號夫人揮麈談詩

卷之四

第十三回

葛太吉入川迎聖駕

第十四回

郭汾陽建院蓄歌姬

第十五回

司禮監奉旨送親

第十六回

平比公承恩元配

錦香亭自錄終

錦香亭卷之一

古吳素菴主人編

茂苑種花小史閱

第一回

鍾景期三場飛兔頰

詞曰上苑花繁。皇都春早。紛々兔翠尋芳。画橋烟柳。鶯與燕爭忙。一望
桃紅李白。東風暖。滿目韶光。鞦韆架。佳人笑語。隱々出雕牆。○王
孫行樂處。金鞍銀勒。玉鑿瑤觴。漸酒酣歌竟。重過橫塘。更有題花
品。易驛人。葦伴細端相。魂消處。樓頭月上。歸去馬蹄香。
右調滿庭芳

這首詞。單道那長安富貴的光景。長安是歷來帝王建都之地。秦曰咸陽。

漢曰京兆。到三国六朝時節。東征西戰。把個天下。四裂五裂。長安宮闕俱成灰燼瓦礫。直至隋煬帝無道。四海分崩。萬民嗟怨。生出一個真命天子。姓李名淵。他見煬帝這等荒淫。就起了個撥亂救民的念頭。在晉陽地方。招兵買馬。一時豪傑。俱來歸附。那時有劉武周。蕭銑。薛舉。杜伏威。劉黑闥。王世充。李密。宋老生。字文化及。各自分踞地方。被李淵次子李世民。一剿平。遂成一統。建都長安。國號大唐。後來世民登極。就是太宗皇帝。建號貞觀。文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長孫無忌等。武有秦瓊。李靖。薛仁貴。尉遲敬德等一班兒文臣武將。濟濟一堂。真正四海昇平。八方寧靜。後來太宗晏駕。高宗登基。立了個宮人武曌為后。那武后才貌双全。高宗極其寵愛。誰想他陰謀不軌。把那頂冠束帶。撐天立地。男子漢的勾當。竟敢做將到。

身上撈起。來。他雖然久蓄異心。終久老公在前。雖管眼不敢脫把。指大
一個家計。竟攪在身。及至高宗亡後。傳位太子。年幼懦弱。武后便肆無忌
憚。將太子貶在房州安置。自己臨朝聽政。改國號曰周。自稱則天皇帝。被
時文武臣僚無可奈何。只得向個出裂的雌貨。叩頭稱臣。那武氏儼然一
個不戴平天冠的天子了。却又有怪。歷朝皇帝是男人做的。夢官中臨幸
嬪妃。那則天皇帝是女人做的。竟要臨幸起臣子來。始初還顧些廉恥。稍
稍收斂。到後來習以為常。把臨幸臣子。只當做臨幸嬪妃。彰明較著。不瞞
天地的做將去。內中有張昌宗。薛敖曹。王懷義。張易之。四人最叨愛寵。每
逢則天退朝寂寞。就宣他們進去。頑耍或是輪流取樂。或是同榻尋歡。說
不盡宮闈的穢德。朝野的醜態。虧得個中流砥柱的君子。狄仁傑與張柬之。

之盡心唐室。反周為唐。迎太子復位。是為中宗。却又可笑。中宗的正后韋氏才幹不及則天。那一種風流情性。甚是相同。竟與武三思在宮。任意作樂。只好笑。那中宗不惟不去覺察他。甚至韋后與武三思對坐打雙陸。中宗還要在旁與他們點籌。你道好笑也不好笑。到得中宗死了。三思便與韋氏密議。希圖篡位。朝臣沒一個不怕他。誰敢與他爭競。幸而唐祚不以滅絕。惹出一個英雄來。那英雄是誰。就是唐朝宗室。名喚隆基。他見三思與韋后宣淫謀逆。就奮然而起。舉兵入宮。殺了三思。韋后。併一班助惡之徒。迎立肅宗。肅宗因隆基功大。遂立為太子。後來肅宗崩了。隆基即位。就是唐明皇了。始初建號開元。用着韓休張九齡等為相。天下大治。不意到改元天寶年間。用了奸相李林甫。那些正人君子。死的。死的。朝廷正

事盡歸李林甫掌管。他便將穀色貨利迷惑明皇。把一個聰明仁智的聖天子。不消幾年。變做極無道的昏君。見了第三子壽王的正妃楊玉環。寵致異常。竟奪入宮中。賜號太真。冊為貴妃。看官你道。那爬灰的勾當。雖是至窮至賤。的小人做了。也無有不被人唾罵恥辱的。豈有淫世天子。做出這等事來。天下如何不壞。還虧得全盛之後。元氣未喪。所以世界還是太平。是年開科取士。各路貢士。紛上來到長安應舉。中間有一士子。姓鍾名景期。字琴仙。本貫武陵人。氏父新鍾秀。肅宗朝官拜功曹。其妻袁氏移往長安城內。止生景期一子。自幼聰明。讀書過目不忘。七歲就能做詩。到得長成。無書不覽。五經諸子百家。盡皆通透。閑時還要批些六韜三略來。不時玩味。十六歲就補貢士。且又生得人物俊雅。好像粉團成玉琢一般。

父親要與他選擇親事。他再三阻當。自己時常想道。天下有個才子必要一個佳人相對。父母擇親。不是惑于媒妁。定是拘了門媚。那家女兒的娘。姪好友。那裡知道。倘然造次成了親事。要來却是平常女子。退又退不得。這終身大事。如何了得。執了這個念頭。決意不要父母替他擇婿。心裡只想要自己去東尋西覓。靠着天緣。遇着個有不世出的佳人。方遂得平生之願。因此蹉跎數載。父母也不去強他。到了十八歲上。父母選擇吉日。替他帶着儒巾。穿着圓領。拜了家堂祖宗。次拜父母。然後出來相見。賀客。那日賓朋滿堂。見了鍾景期這等一個美貌人品。無不極口稱贊。見他好處。但見

丰神綽約。態度風流。粉面不須薄粉。朱唇何必塗朱。氣欲凌雲。疑是

潘安復見美如冠玉。宛同衛玠重生。双眸炯炯。似寒品。十指纖纖。若春筍。下筆成文。會曉胸藏錦繡。出言驚座。方知蒹度絲論。

鍾景期與眾賓客一、叙禮已畢。擺了酒肴。大吹大擂。盡歡而別。鍾秀送了眾人出門。與景期進內。叫家人再擺幾品菓來。與夫人袁氏飲酒。袁氏道。我今日辛苦了身子困倦。先要睡了。景期道。既是母親身子不安。我們也不須再吃酒。父親與母親先睡了罷。鍾秀道。說得是。叫了鬟掌了燈。進去睡了。景期到書房中坐了一會。覺得神思困倦。只得解衣就寢。一夜夢境不寧。到了五更。帶衣履去。再睡不着。一等天明。就起來穿戴衣巾。到母親房裡去問安。走到房門首。只見丫鬟已開着房門。鍾秀坐在牀沿上。見了景期。說道。我兒為何起得恁般早。景期道。昨夜夢寐不寧。一夜睡不着。

因此來問爹娘。身子可好些麼。鍾秀道：你母親昨夜發了一夜寒熱。今早痰寒起來。我故此叫了髮出去。分付燒些湯水進來。正要來叫你。却來了景期。道：既如此。快些叫家人去請醫家來診視。待我梳洗了。快去下間。想罷。各去料理。那日鍾景期延醫問卜。准了。忙了一日。着實用心調護。不想犯了真病。到了第五日上。就湯呼了。景期哭倒在地。半晌方醒。鍾秀再三勸慰。在家治喪殓殮。方到七終。鍾秀也染成一病。與袁氏一般兒。誰像景期也一般兒。着急却也犯了真病。一般兒嗚呼哀哉了。景期免不得也要治喪殓殮。那鍾秀遺命回原籍路遠。不必扶柩歸家。就在長安城外擇地安葬。景期遵命而行。却原來鍾秀在日。居官甚是清廉。家爭原不甚豐厚。景期連喪二親。衣衾棺槨。買地銘墓。治喪使費。將家財用去十之七八。

便算計起來。把家人盡行打發出去。有極得意。自少在書房中伏侍的。馬元不得已也打發去了。將城內房子也賣了。另蓋新房五六間。就在父母坎傍止。留一個蒼頭。一個老嫗。在身邊度日。自己疑不出口。在家守制。讀書常到坎上。呼號痛哭。把那功名婚姻兩項事。體都置之度外了。光陰荏苒。不覺三年。服滿。正值天寶十三年。開科取士。有司將他名字已經申送。只得喚蒼頭隨着。收拾進城。幸個寓所歇下。到了場期。帶了文房四寶進場。應試。原來唐朝取士。不用文章。不用策論。也不用表判。第一場止是五言七言的排律。第二場是古風。第三場是樂府。那鍾景期平日博通今古。到了場中。果然不假思索。揭開卷子。信筆而揮。真個是字中蝌蚪。落文河。筆下蛟龍。投學海。眼見得三場已畢。寓中無事。那些候揭曉的貢士。聞得

鍾景期在寓也有向不識面慕他才名。遙遙來請教詩。也有舊日相知。因久住鄉間。來敘闊的。紛紛都到他寓所。拉他出去。終日在骨蕪舖中。妓女人家。或書坊裡。酒樓上。及古剎道院裡。遠隨行逐隊的頑耍。鍾景期向往鄉村。潛心靜養。並無雜念。如今見了這些繁華氣概。覺有些心動。那功名還看得容易。倒是婚姻一事。甚是熱中。思量如今。應該倘然中了。就要興朝拜出力做事。那裡還有工夫。再去選擇佳人。不如趁這兩日。痴心妄想。去撞一撞。或者天媒湊巧。也未可知。那日起了這念頭。明日就做了衆人連蒼頭也不帶。獨自一個去城內城外大街小巷。痴心的想。呆上的走。一連走了五六日。並沒個佳人的影兒。蒼頭見他回來。茶也不吃飯也不吃。只是自言自語。不知說些甚麼便道。相公一向老實的。如今想是衆